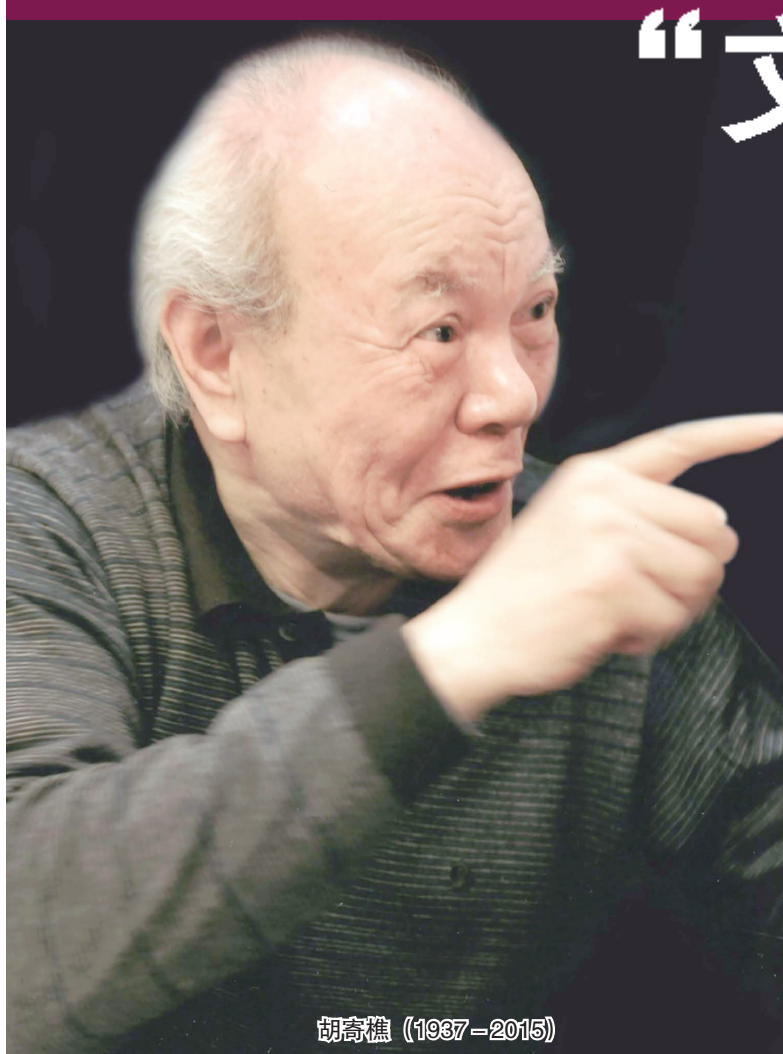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胡寄樵 (1937-2015)

“文化名片”

胡寄樵

心愿

魏振强

胡寄樵先生去世时是七十九岁，如果在世的话，今年是八十九岁。

胡先生去世十年了。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名为《“三真”先生胡寄樵》的祭文。所谓“三真”，即是“真知”“真情”和“真气”。这世上有真知的人不少，但有真知又有真情的人就不是那么多了，有真知又有真情和真气的人就更为稀罕。这也是我敬仰胡先生的重要原因。

胡先生曾是国内享有一定知名度的书法家、篆刻家、文史研究专家，在考古方面卓有建树，特别是为安庆古建筑和文物保护做出过突出贡献，说他是安庆的一张“文化名片”，应该并不过分。

今天，我们纪念胡先生，是想表达这样的心愿：那些有真知的人值得尊敬；那些有真情真气的人永远鲜活；那些为这座城市殚精竭虑的人，永远不该被忘记。

版式：伟东

十年如梦

胡铭

您伏案作书，署款“玉瓷斋”时突然停顿下来，说忘了“瓷”字怎么写，我在旁边提醒，您“哦”一声，满脸的倦意，低着的头快挨到桌面了，手中的毛笔在颤抖，丝丝银发晶亮晶亮的……您，真的老了！

冬至之夜，我从寒梦中惊醒，披衣，泡一杯茶。苦涩的记忆，把那个黑夜撑得很长，我没有继续入睡，不想在梦中再见到您苍老的样子。

哪有永别？每周我都与您相遇。梦，是我们的桥梁，几百次的梦境中，有欢笑，也有苦恼，

有和谐，也有争吵。我常对朋友说，只要我想梦见，您肯定就会如期而至。

您走了已整整十年。这十年，是快还是慢，说不清楚。我的淡然与揪心在时光里隐隐交替。

您的身板厚实，像堵墙，为当年的我们遮风挡雨。坎坷，您从不惧怕，视它为生活中的一剂调料，坚毅地牵着我们摸索前行。在您眼里，书籍是高贵的。家里很少添置其他家具，而书橱书架却在不断增多，上面摆满了书，也弥漫着您的味道。现在依然如此。

您的烟瘾很大，我也不逊色，为此我们都挨过母亲不少的骂，可她一人哪里斗得过我俩呢。我和您面对面而坐，烟雾中谈天说地。生命中的最后一支烟，是我在医院病房的楼梯过道上递给您的，我扶您站着，您缓缓地吸了几口，掐掉了。

您患有眼疾，平时一些誊抄稿件、书写明信片的活儿，自然就落到我的身上，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有时候工作量大，我有点烦，写出来的字难免潦草，您板着脸一顿数落，甚至还要求重写。我当然很生气，便撂挑子，可第二天还得干，谁让我是您的儿子呢。

您十分疼爱自己的孙女和外孙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隔代亲”吧。他俩读大学时，您亲自跑到学校，在校园里默默转上一圈，心里

才踏实。如今他们都已硕士毕业，并在上海定居、工作，您大可放心了。前几天您孙女还打来电话，说没有为您编辑作品集而懊悔。

您走的时候是79岁，这个数字成了母亲心中的一道坎，她说自己也会终结于这个年龄。一向健康的母亲在跨入80岁的次日，便绝然离开我们，她是寻您去了，不忍心您孤独。

您走的第二年，我们为您出版了装帧精美、高端大气的艺文集和纪念文集，厚厚的两本书，浸润了您的酸楚与喜悦，也凸显了您的才华与睿智。同时举办了您的书画印迹作展，规模之大，堪为安庆之最。后又举办了您与学生的同门篆刻展，展示了治印脉络和文化遗产。胡寄樵艺术馆也在您生日那一天隆重揭幕，老领导赵树丛及夏树先生得知开馆非常高兴，嘱北京书家挥毫写下“治学楷模，安庆精神”八个大字，以表祝贺。

新建的安庆博物馆拔地而立，典雅气派，皖风徽韵弥漫其间。在这里我见到了您以前捐赠的太平天国钱币和战国蚁鼻钱，还有大量您从外地征集来的各类文物。馆藏珍宝越王剑北古剑和太平天国砵码见证您曾经的艰辛付出。新馆您没去过，但那里有您熟悉的人，熟悉的文物，还有熟悉的过往。我，是您的眼睛，巡

视博物馆的各个角落，有带您回家的感觉。

安庆英王府修葺之后，重新开放。我十余次走进，聆听历史的声音，寻找昔日的踪影。英王府，倾注了您毕生心血和情感。去年我与姐姐商量，将家藏的太平天国木质官印及罗尔纲信札无偿捐赠英王府，让这些文物觅一个更有意义的归宿。此举，正是呼应您的心愿。

您走了，很多人没有忘记您，数十篇缅怀文章见诸报刊，一些大型展览和书集还出现您的作品。《书画世界》杂志刊发一篇关于篆刻刀法研究的宏文，文章列举自清末以来的皖省十一位篆刻名家，您位居其中。外地某君手持一幅隶书作品，走进“赛宝会”电视节目，要求鉴定真伪，此作最终登上“藏宝阁”。透过电视屏幕，我一眼便知，那就是您的早期之作。

绩溪，我们的老家，您去世后，我们曾多次返回过，上个月一家人还去了一趟，带着您的照片，一路同行。那屋，那桥，那井，饱历沧桑，但依然亲切。“爸，我们回家了！”我的声音很低，但我相信您能听见。

您走之后，我重拾写作的爱好。您的点点滴滴，还是像往日那样的鲜活，涌到笔下时。一次次刺痛我，也一次次慰藉我。

今夜，我等您入梦。



胡铭，三级高级法官。